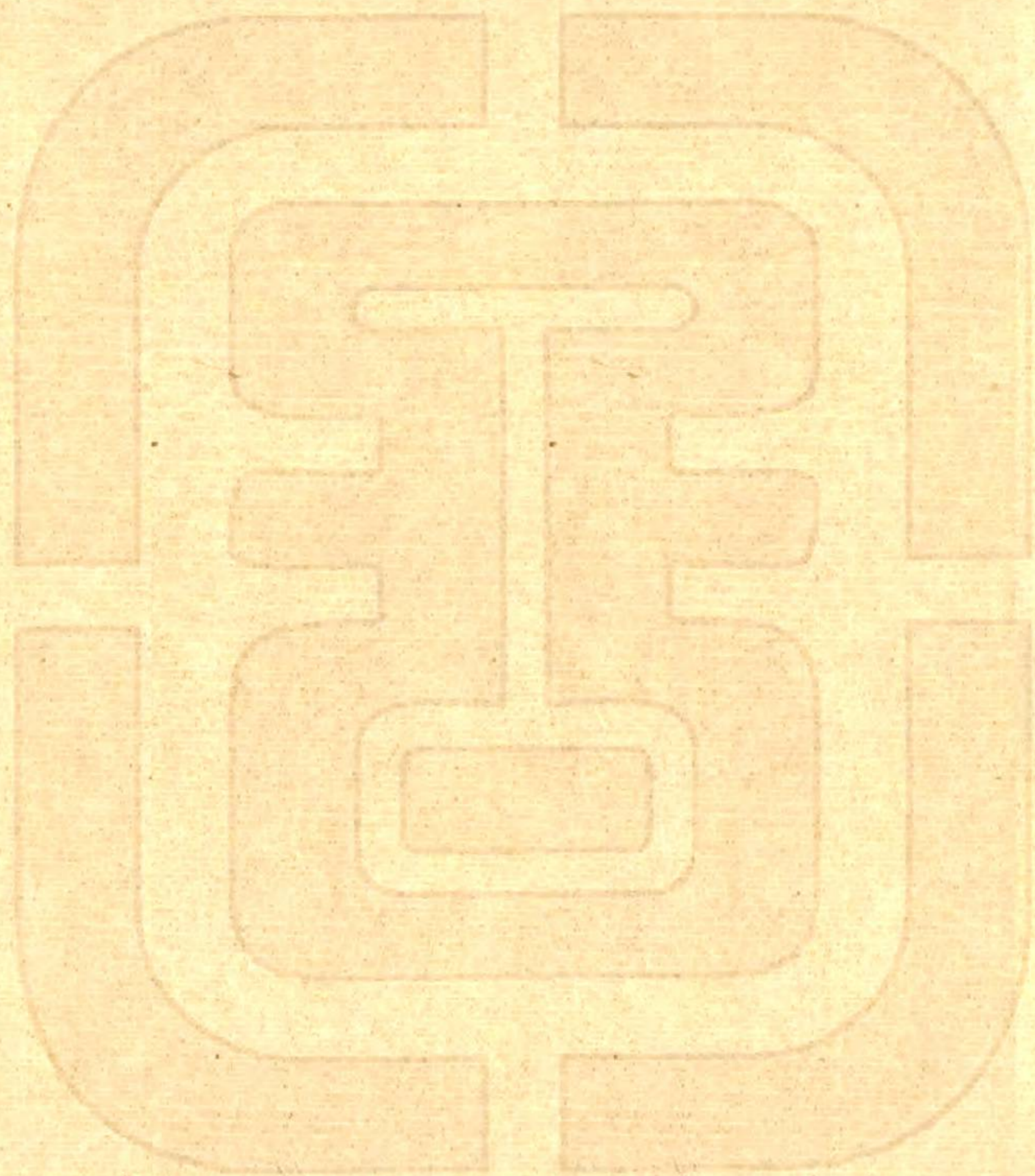


鄱陵縣志



造序



家之

一也而郡是

何也帝王當代

注有實錄之

鄞陵縣志序

亦必命儒臣以

有賢子孫類能

為前人光其

志

辭賦大夫不肖

夫博涉不聞其

脩也

其志不脩也

奉法兢兢簿書

無譽三年遷一官

鄆陵縣志序

二

俛首汗青更諫

於節鉞重臣機

及此抑亦其

曲沃

夫大司馬出無兩

而吏格于官士辭

丁衛八郡

如也于是自

獻之傳謂中州

載闕焉何以示後乃

鄂陵縣志序

三

郡邑曰其各脩若志以

鄂陵令經起鵬下

志將以獻之

鄂陵志序

百里乎其名首著

而地亦代多高賢出焉陳仲
子之德化薛之清之遠列舊
有存乎其或山川之雄城政
治之沿革人材風俗之汗隆
尤皆不可以無紀者前志創

始於高郵孫令與大司寇劉
公

新朝鼎建重纂之者則二
之爲也今經令乃奉

賈公命集諸經紳大夫而更脩

之典章蔚然有倫有脊不特
鄆之人士珍而藏之比諸家
乘將

直指李公採其副函上之

御府國史實權輿之予於是知

賈公之爲功於兩河卽鄆亦藉
之以不朽也然令亦可謂敏
而文矣容公予行部南陽郡
守以所脩志誌予時予有天
中之役未遑泚筆於簡端焉

以校士事竣弭節于鄴旣樂
賈公之功而復嘉令之克副公
意也遂弁數言以爲之序

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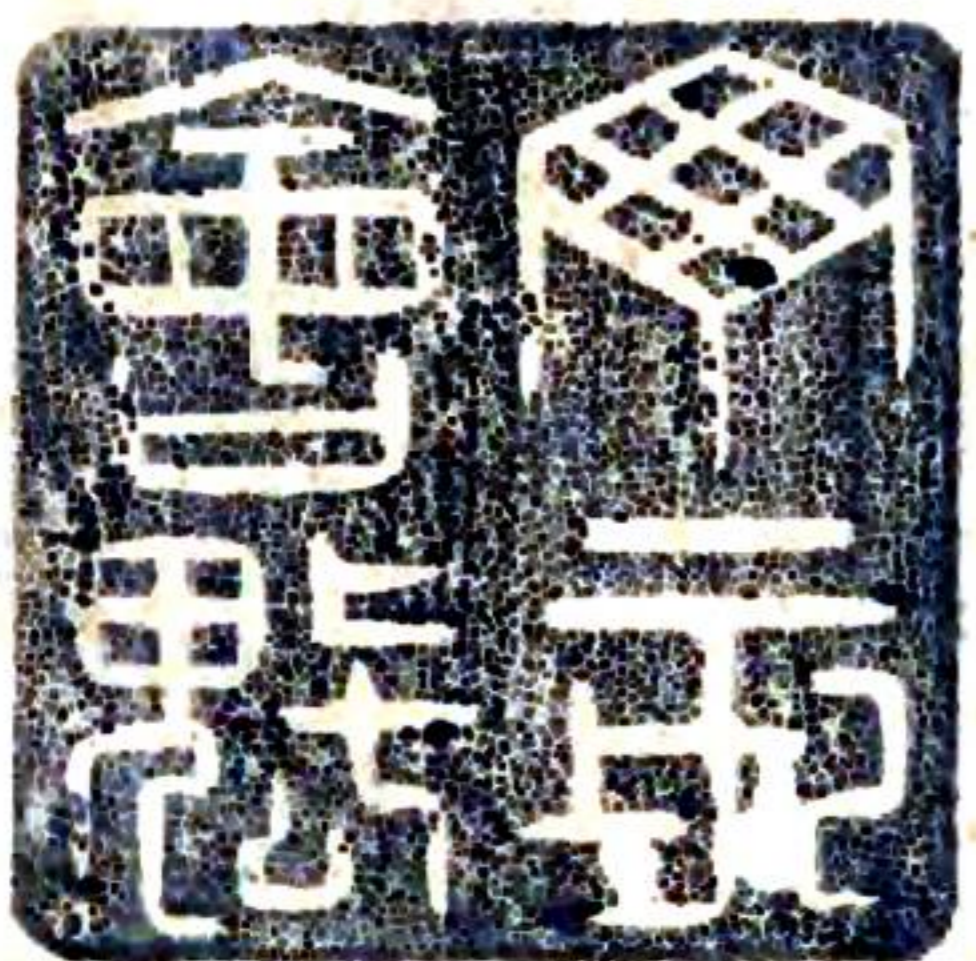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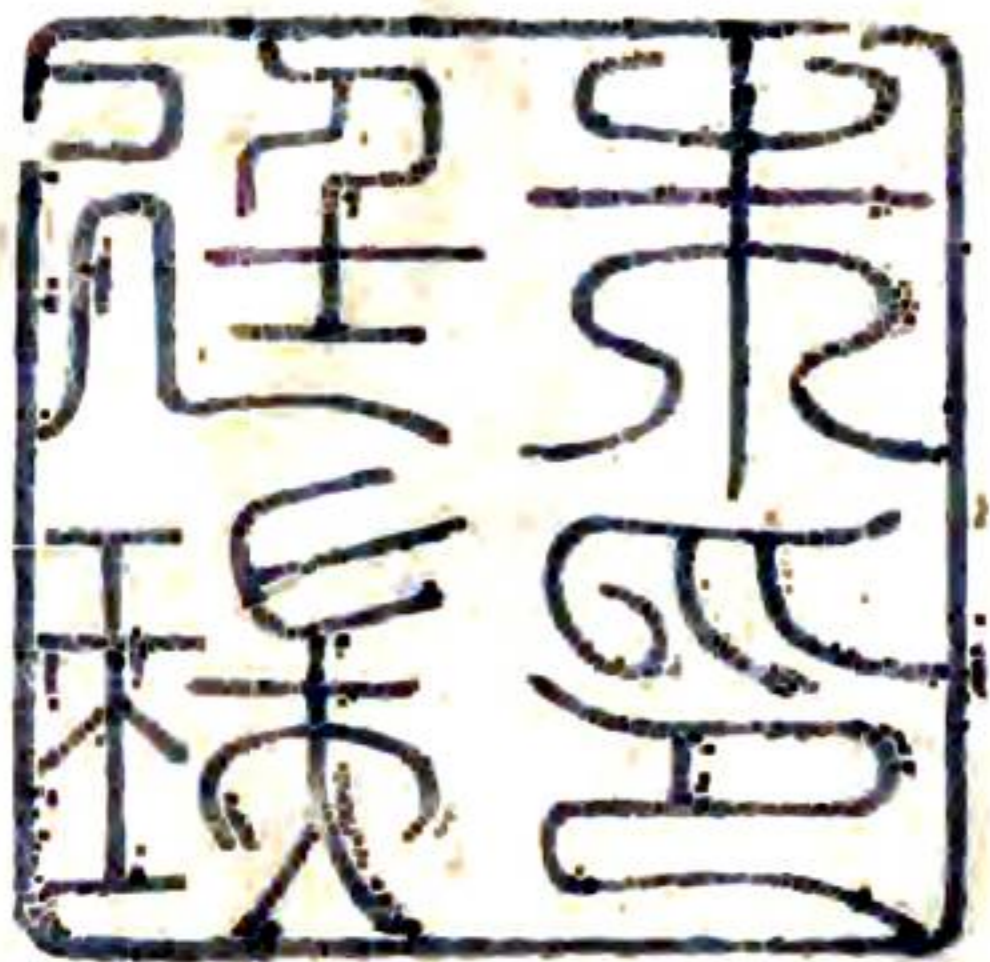
順治己亥六月上浣奉

鄴陵縣志序

六

勅提督河南等處學政提刑按察

司僉事天都朱廷瑞撰



重脩縣志紀畧

鄆志肇始於前令孫君繼脩於大司寇劉公明末版燬

與朝之七年三韓孫君延邑之名彥搜輯舊章網羅散軼復脩之閱五年而鵬受事於茲又三年己亥夏

鄆陵縣志畧

撫軍部臺檄郡邑咸新厥志於是取前刻更爲增訂而總其成於博仲劉君義例哀次悉本諸君手定鵬未敢一字損益其間蓋詢之故老公之國人之義不敢貪功以爲己力也夫旣得藉以報

憲命又因之以傳不朽豈非幸哉刻
成爲記其年月皆

順治己亥仲夏

鄱陵縣知縣臨川經起鵬書

陵縣志序

紀事彙物曰志揆例顯義鄙
已燦然可述矣余披誦祗徂
竊於中有感焉何也治行欲
成美先徵於風尚禍亂將作
機每乘於積漸况時衍代庚

鄆陵縣志序

天有弛張地有翕闢苟非因
道裁化蚤見而力救之殆亦
頽然互相傾軋而于其漸遂
不可挽近仕沿資格邦邑猶
遽廬也官於謠俗之流尚始
未盡察以之察矣廢置興革

未及行而又倏限於任不能
待特傳之汗簡爲後來者告
厥有藉於志也不慕重乎匪
以銅駝胷棘金盃流灰懼寧
故弗存廼排纂緒聞緣飾墳
索而僅體規于南董旨韞于

陽秋者耶要星以步天而災
祥之附會者必黜圖以辯土
而疆域之封守者必嚴表以
序賢而人文之激勸者必詳
莪土成賦民有惟正之供考
則究慮官有協極之施貢伊

天闕比干，敷奏之職，方藏諸冊府。等友讀法之閭，史所關于政教爲何如者哉。夫治亂之大勢在民，而凡民之所以治與所以亂，舉尤係于謀生之充詘。天下循約則生易厚。

處富則心自臧，鄆雖夙稱醇沃而漸迄于茲，逐澆鶩譎，食利窘感卽莫重于賦役。賦因土田設也，有地則有糧，然糧重而地輕，役因戶口設也，有身則有庸，然庸劇而身賤甚。

至頃地數緡額輸歲倍於價
飛徭更方僦于兼征民多逋
負一值追呼輒棄家逃避與
如向之安土重遷依依故里
而不欲去者其可復得也歟
有司間與休息而督責隨之

嗟乎循吏可爲而實不可爲
也余以催科用拙例應解綬
而于志切詹詹弗倦者曷爲
爾抑誌者志也書敘九丘詩
列十五國以迨象器于易儀
物于禮而援事立政于春秋

率古訓，寧是亦往聖之志而
已矣。余不為所學，推往聖之
志以為政，益亦欲降流崇本，
振衰趨盛。弛者張，翕者闕，官
天地以權輿，世變將時至而
百志興，誌之所繇形也夫。

旨

康熙癸卯季春

鄢陵縣知縣宣城黃雲鳴撰



鄢陵縣志序

志史類也上自星野疆域山川城隍之屬而下及於草木物產之細數千年守令之治績與人物之盛衰風俗之隆替田賦戶口之增減生民之

利病休戚莫不畢載志之爲書誠重矣哉鄢陵僻處大梁之南自有周建邑歷秦漢魏晉隋唐宋元明以至于今雖城垣有遷徙幅員有廣狹命名亦間有因革然歷代以來

莫之或察也其間人文之盛
事蹟之繁不可一二遽數使
非載諸簡策傳之後嗣將恐
世遠人湮其泯沒而不彰者
多矣

三 上御極十有五年

鄂陵縣志序

卷一

二

詔以少司馬曲沃

賈公兼副都御史出撫三川開
歸彰循河懷南汝悉屢治并
八郡之人舊所不便及所願
欲而不得者

公至之日皆罷罷行之大旨疏

聞小者立憲之春溫秋肅風馳電
掣曾未期月而吏安其職民
樂其業伍無老弱冗食之兵
境無穿窬竊發之盜大河南
北千有餘里熙熙然稱至治
之世矣于是修舉廢墜潤色

大平深惟中州當寇氛之後
煨燼之餘載籍不存故實莫
致用是移檄郡縣俾各纂梓
以備覽觀

公之用心則何其盛哉夫輿志
之重如茲